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九

後學臨川恕軒黎溫編集

後學臨川徹軒黎淯謄正

○論語總論訂疑

問論語者何也　對曰此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之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之言語故謂之論語也按吳氏程云論撰也撰次夫子及弟子之言語也亦通

問論語一也而有魯論齊論古論如何　對曰魯諸儒傳之故曰魯論如齊論篇章別有問王知道琅琊膠東諸儒傳之故曰齊論所謂古論乃壁中所得者皆蝌蚪文字故曰古論也按仁山金氏云魯論齊論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

考之鄭論古論而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矣

問古論出於何時 對曰漢景帝子名餘封於魯謚曰共王壞詓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孔氏所藏古文尚書及論語孝經按何氏序云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問今之論語其爲魯論歟 對曰按朱子云以何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歟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盖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問論語二十篇中孰爲魯論孰爲齊論古論歟 對曰按冊陽洪氏云季氏第十六篇魯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皆不同按仁山金氏云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盖季氏篇首章句語辭甚多恐是

亦無故知其文當為齊論矣如古論雖無可考愚聞於伯父雲泉嘗云鄉黨一篇皆載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食動靜之際深有次第當時記者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以其皆無孔子曰而且與各篇亦異則當為古論其餘諸篇皆為魯論矣

問季氏篇既為齊論而首三章何以記魯之事鄉黨篇既為古論而陸氏又云魯論瓜作必何也　對曰愚聞於伯父嘗云夫子魯人也當時記者雖錄夫子之言行其篇名雖為齊論然却多記魯之政事但章句比於魯論頗多爾若鄉黨魯論瓜作必則可知其為古論矣然瓜即菜也辭意有重作必為是而陸氏必有所據尚奚疑哉

問論語出於漢景帝之世而文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者何也　對曰古文論語出於漢景帝之世如魯論齊

論必是漢興之初出之齊魯諸儒多　論語即曾子之門人恐
先得於傳授者在文帝朝為博士也
問此書既是諸門人記錄成編名之曰論語者誰也　對曰按
家語與史記弟子傳記云聖門惟曾子最少小於夫子四十
六歲是書記曾子亦老已死則其去夫子也遠矣曾子死聖
門弟子畧無存者矣竊意論語一書曾子門人為之而就名
之也
問何以見得是曾子弟子為之而就名之乎　對曰按是書所載
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子此皆
其門人稱之也唐柳宗元辨正以為必子春子思為之
問以學而為篇名何也　對曰因篇首有學而二字故當時門
人記者取之以為篇名也朱子云學而篇名乃取篇首兩字
此是聖門弟子編集把這一箇做第一件事所謂學者學為人

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夫子之所志顔子之所學曾子子思之所傳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為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按新安程氏云六經中惟商書說命篇方說出一學字乃彼學之為王者事此則指人之為學而言也

問每篇首章子曰之上而不加之以圈何也　對曰愚聞伯父雲泉云每篇首章提起子曰二字而不加之以圈者以明一篇首章之大旨而尊先聖也

問凡稱子曰者何也　對曰子者先聖夫子也稱子者乃門人尊先聖之辭曰者門人記先聖夫子之言語也聖人任道而宗而以言傳之也子而不加曰則道何以傳曰而不加子則道何以宗故記聖人之言者必以子曰先之也如有子曰曾子曰此又是其門人記其師之言云　蓋論語之書成於其

門人之手故此書首記夫子之言、有子曾子之言次之

蓋其尊之亞於夫子也

問先聖在時而弟子之門人已記錄之否　對曰想是先聖沒門人以平日所記集而錄之如今之語錄相似然此書雖成於曾子之門人而其門人亦必採於諸子之門弟子以成其編帙爾如先進篇胡氏以為疑閔氏門人所記可見矣

問論語以何為要　對曰按程子云要在知仁聖人說仁處最宜玩味

問聖人說仁處甚多无的當是何語　對曰按程子云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也又云論語之書傳道立言為聖門之淵奧也學者宜須熟讀詳玩

問學而時習之此學字於六書所屬何義也　對曰於六書當屬象形按草廬吳氏云學者學堂也學字中從爻[illegible]

也〻臼象兩手其冖象學門下从子字從子子生言學者主也

拱手於學堂以效學也

問習字或從羽從白而或從半日之曰一者何所取歟　對曰從羽正象鳥之兩翼從白是象鳥雛初長之毛色如禮經月令所謂鷹乃學習即朱子以為鳥數飛之是也而從半日之日如易經重險謂之習坎即程子以為重習是也愚聞於伯父嘗云程子釋習為重習言人之進學用工不息如前日加之以半日而昨日又加之以半日則今日而又加之以全日而重複溫習熟而又熟其中心喜說自不能已矣如此則謂之重習之工也

問朱子釋習為鳥數飛何也　對曰按厚齋馮氏云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只是飛了又飛習飛既熟則自能騰達於高遠之處也

問程子釋為重習何也　對曰愚按[illegible]言之[illegible]詳矣只是習了又習更互反復之意也

問不亦說乎[illegible]亦字何訓釋也　對曰愚嘗更考諸書皆未有明言惟聞伯父云亦字當訓為得也不猶豈不也不亦說乎是豈不得其喜說之意乎不亦樂乎是豈不得其歡樂之情乎不亦君子乎是豈不得為成德之君子乎

問乎字亦有說歟　對曰乎者皆聖人之寬辭與二十篇末章也字相應彼是決辭可見一書始終之意矣覺軒蔡氏云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是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宜合而觀之

問首末兩言君子亦有不同歟　對曰首以成德言是已到君子地位末以為學言是方做君子根脚也

問說悅同然亦有微說歟　對曰愚自發歲受讀於伯父嘗言

說者是當時諸弟子之門人記録聖門之言所謂美矣至
矣故論語一書每以入声圈之為說如孟子一書則以是
悅正為喜悅之悅矣思以六書推之亦當屬象形如言與小
皆從心中所發而出於口故易經以兌為口是象口之發声
也所以朱子言說與悅同其意深矣不但是也如論語之
唯孟子之惟其義亦同至若易經之无禮經之毋則各有取
爾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二句體用何所分歟　對曰學乃體
也習乃用也不亦說乎是該體用之謂以下兩段對言之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體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
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皆是用也

問學而時習之莫若當要如大學傳文止於至善之章引詩之
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功矣　對曰固當要如此

若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貞學之道若習矣而不是則功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以聖人之教使人旣學矣而又必勉以時時習之也

問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歟　對曰按朱子云正是如此傳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然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也

問本註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何謂也　對曰人性皆善乃天命之性也而覺有先後乃氣質之性也

問明善復初何謂也　對曰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復初者復本性之初以行言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於復全本性之善而已

問程子言時復思繹何謂也　對曰繹紬繹也思者如之　按南軒張氏云學貴於時習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時

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問浹洽於中則說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浹洽二字有深意
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待浸之
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
也
問程子兩條何所分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前一條以致知
言後一條以力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而言
也按雲峯胡氏云時複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
矣
問謝氏之說如何　對曰謝氏特舉曲禮之文就人身上提出
二事以為之例則尊於力行故朱子取之以備一說耳
問有朋朱子釋之為同類何也　對曰朋乃五倫中之一而為
切己之交也所以傳道[illegible]言朋既知其善自從

遠方而來則近者之人不言可知所以聖人不曰有人而曰有朋故朱子釋之為同類其意深切矣

問程子言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　對曰按朱子云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將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

問朋來之樂柰何　對曰按朱子云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矣又云以善及人是原其所以遠來而信從者衆是實其自遠而來也

問程子言樂主發散在外何也　對曰樂本屬假借之音象之

聲之在外如宮商之宣暢律呂之諧和故云樂主發散在外也

問上文言朋而下文言人何也　對曰朋是尊主同類人是兼指衆人而言也

問慍字朱子釋之以爲含怒意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引北山何氏之言有云慍字訓作含怒意然終有怒字在不見君子氣象惟訓悶字爲是如南風之詩有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况是薰風何可怒但令人悶耳薰風則能解人之慍悶也下文程子不見是而無悶正此意矣按新安陳氏云不見是而無悶出易經乾卦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慍於心引此語而解不知不慍其意甚切

問樂與慍意不同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而無私已之慍按雙峯饒氏云說之深然後能樂

樂之深然後能不愠也

問人不知而不愠而曰莫我知也夫以此觀之似不能無愠者歟

對曰人不知而不愠此成德者之事若聖人不怨不尤自有人不及之而天獨知之妙則亦何愠之有矣

問本註尹氏之説而居程子之先何也　對曰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於先也

問本註諸儒之説或有圈而又或無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凡推説本章之正意及發明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也

問不愠之説孰爲得歟　對曰按朱子云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説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累於外矣

問稍知爲己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歟　對曰

按朱子云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忿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裏些不平便是慍便是裏面動了非勃然而怒之謂又云人不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又云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為不平況其不知己乎此不知不慍所以難也

問順而易逆而難何也　對曰順而易以常情言逆而難以進步言故惟成德者能之

問君子而復論於學之正習之孰說之深何也　對曰按勉齋黃氏云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如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豈能知之哉

問首章三合之說可得聞歟　對曰按　子語類云時習在我

不亦說乎乃學之始是理與己合所〻〻交人不〻亦樂乎乃學
之中是理與人合不知不慍不亦君子乎乃學之終是理與
天合矣

問首章六句工夫重在如何　對曰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
五句皆是效驗按蒙引胡氏云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
時習一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
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與聰教人密矣自此

以下各節蒙引各章詳載通旨不復重出

問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果有不重不威者乎　對曰此
君子只大槩言之非專謂成德者也

問家語所記陳子禽是孔子弟子本註或曰亢子貢弟子何歟
對曰愚嘗考之本經所記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
豈賢於子乎案註言分明是言子貢推遜其師也其意以子貢

過恭於夫子若自尊其師而稱子貢爲一稍夫子以爲仲尼以此推之既是孔子之門人何以有是問於子貢而有是言爲推遜乎故恐當以爲子貢之門人理或然也按陳亢兩問子貢是問其師一問伯魚是朋友私相請益皆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朱子於本註兩存其說是存其疑耳

問聖門弟子聰明敏達者多矣何獨以一貫語曾子子貢歟

對曰曾子有踐履篤實之功子貢致博聞強識之力曾子行得到子貢知得到故夫子獨告之則二子之外諸子所至又皆可見矣

問夫子告曾子子貢一貫則同何以有知行之異歟　對曰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門各自途徑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是不以多思之爲尚也
而又曰君子有九思何哉　對曰三思而後行者是一事而
三思君子有九思者是九思各專其一也
問冉閔同以德行名稱然閔子辭費宰而仲弓宰季氏何也
對曰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論夷惠可見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不言易與樂及春秋何也　對曰古
之所習詩書禮樂而已言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學於大卜春
秋掌於太史非學者所習之正業也
問河不出圖然言圖而不言書何也　對曰言圖可以該書矣
按易大傳繫辭上內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兼於書而
言也
問圖何以出河書何以出洛歟　對曰按南軒張氏云通於天
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

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負書而出此聖人之德下配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問山梁獨言雌雉者何也　對曰雌雉乃陰物無文采也古者士執雉取其守介而不失節有似乎君子故聖人借之以明君子去就之幾而言雌雉者固有深意蓋雄雉有文采謂之華蟲又謂之翟青質而五色備曰翬素質而五色備曰搖其羽可以飾物旗旄用之車輅用之傳曰雉以文故斃言其有文故有繒繳罝網之害也然惟雄雉有之而雌雉則不然凡鳥之雌雄多難識惟雉為易見其煒然而有文者雄雉也其闇然而無文者雌雉也雌雉之羽不充貢故人不甚捕之雖於橋梁近人之地翱翔飛止悠然而有自適之意焉夫子山行適觀而嘆之斯時非雄雉之時乃雌雉之時也言士君子

審擇去就見幾而作亦當如雌雉之翻光匿采然後可以免害倘如雄雉之有文采則其為弋人之害必矣雖欲回翔集止山梁其可得乎蓋聖人博物故知雉之性況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且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雖然方章可得而闡適足以立天下之標準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而麟出非其時則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人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嘆雉同意讀者當參看蓋鄉黨一篇皆記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一動一靜之際周旋中禮當時門人記此於篇末以見聖人感雉鳥之見幾而興嘆夫聖人出處去就皆適於義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所以為聖之時而集群聖之大成者也

問逸民本註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果然歟　對曰按慈溪黃氏云仲雍嘗治吳而為君恐不可言為逸民亦

無隱居放言之事且仲雍生在於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問夷逸朱張何故不見於經傳歟　對曰夷逸不知何時人亦不詳其姓名或者謂其隱逸於夷故以夷逸稱之耳然亦未知其然否朱張按邢氏註疏引王弼云字子弓荀卿嘗以比爲孔子然亦不敢爲是故朱子言不見經傳姑闕之可也

問逸民各述其行何以不及朱張歟　對曰六子之行自是三等朱張疑在三者之間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夫子旣言我則異於是則不必深考之學者當願學夫子也

問周有八士可得聞其姓名歟　對曰考諸先儒註疏未有所據恐伯達伯适皆是名耳如唐虞八元八愷之類

問本註言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何謂也　對曰乳猶孕育也謂母一孕乳而生二人如今之雙生之類按胡氏云古者以

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季孫皆是如此今重複命名故知其四乳也按饒氏云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為曠事故夫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也

問八士亦為何官歟　對曰按國語言文王即位詢於八虞釋者謂此周之八士則虞官也然本註引鄭康成說為成王時人引劉向說或為宣王時人觀此諸書所記固皆不同朱子以為不可考信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九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孟子總論訂疑

問論語一書不號孔子而孟子一書就號孟子者何也　對曰論語乃聖門諸弟子之門人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孟子亦是孟子之門人所記而著述如韓子所謂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孟子之言而為之故謂之孟子凡言子者男子之通稱故大賢之書則稱子也

問論語以聖言而列諸經孟子以子書而亦列諸經者何也

對曰孟子之書推尊孔子而孔子之道傳之孟子後之論道者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故其書亦列諸經也

問孟子七篇是為今本而趙氏後漢京兆人名歧初名嘉字台卿事靈帝獻帝後避難四方故

改名而字邾鄒示不忘本土也序文云有外書四篇者何也　對曰趙氏固已云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後世之人依倣而作之者曰性善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正今雖其書不存而四篇大義則觀內篇足矣

問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云孟子騶人也註云騶亦作鄒本春秋邾國也莫是魯之鄒縣歟　對曰固是古鄒邑屬滕州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是也按新安吳氏云今有孟子家在魯之兗州城南之地而近於鄒西北有繹山即古邾子之國至戰國然文公卜遷之處故知孟子居鄒矣

問孟子游齊梁之事而史記通鑑所載不同當攷何者為是

對曰當攷通鑑綱目所記言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為是考之孟子本書亦皆有次第可知矣

問不果所言之果字何訓釋也　對曰愚按伯父雲泉云果猶

依也謂梁齊之君以孟子之言為迂闊而不實故不依孟子
之所言也
問是以所如者不合之如字何謂也　對曰愚亦常疑此字難
解既而考之東萊所述古史此如字誤矣乃好去字也其言
是以所好者不合而於理通矣
問孟子通五經然趙氏何以獨言尤長於詩書史記何以獨言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歟　對曰趙氏之言尹氏辨之明矣但
序詩書之說考之東萊古史而言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由此
概之詩字亦誤矣
問孟子篇首先自叙其出處者何也　對曰當時惠王以重幣
招賢故孟子適梁而雖其禮之招以記先遊梁而後至齊見
宣王之次第可考蓋君子之出處無他特欲行其道故也
問孟子見梁惠王之見字何音也　對曰當音現下見上曰見

（去聲）兩相見曰見當時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受
聘至梁則有臣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問孟子見梁惠王而公孫丑陳代乃發不見諸侯之問何也

對曰孟子嘗言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去聲）之泄
柳閉門而不內（與納同）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由是觀之君
以禮來見則自當見之所不見者其交不以道其接不以禮
史記謂惠王卑禮厚幣以聘孟子而孟子至梁也

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不見諸侯
者不先往見也見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
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禮故
所居之國而未仕焉則其君必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
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幣先焉然後往答其聘之
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問孟子不見諸侯而見齊梁之君然惠王以禮幣招之而往齊宣王未嘗招之而亦往何也　對曰孟子見齊宣王事始末具載其書如孟子將朝王一段必始見之禮陳義如此君子豈容苟合而易進者耶是時惟宣王能知尊孟子禮之以賓師之位未幾便致為臣而歸可見於他國多不合矣

問魏既稱梁又稱晉何也　對曰按趙氏㴊云魏之先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晉獻公以魏（國名即大梁也）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按通鑑綱目記云周威烈王（名午）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即魏文侯也文侯卒子武侯擊立至罃（惠王）（子侯）僭稱為王都於大梁矣

問何以謚曰惠　對曰按史記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也

問惠王都大梁在於何也　對曰按趙氏云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古號鳴條今屬山西平陽府蒲州安邑是也

至惠王徙都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古號汴州今屬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是也按仁山金氏云周顯王二十九年辛巳秦孝公將衛鞅大破魏軍惠王恐以其地界迫於秦不可鄰遣使割西河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故徙都大梁矣事詳見史記魏世家與商君傳

問孟子初見王而稱之為叟然不知孟子游梁時年壽幾何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慈溪黃氏云史記惠王三十五年乙酉時孟子始至梁年幾六十矣故惠王稱之以叟註云長老之稱也至游事齊宣王方伐燕之時而孟子年已七十四五故久於齊而道不行遂有致為臣而歸之言矣

問惠王利國之問意謂賢者必有益於國而孟子非之者何也

對曰戰國之君只知有富國強兵之術而不知有仁義故惠王以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而孟子斷斷只說仁義更

不向刹上去是說攻去時君利欲之私心而始發揮聖人大中至正仁義之道若程子所謂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是也

問孟子既以何必曰利而答惠王利國之問矣然又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何也　對曰所謂利國者蓋富國強兵之類而志於富強必害仁義所謂周于利者耕桑雞豚無失其時而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故無凶年之害此仁義中之利故謂之王道大抵利國者以國言之則不可有周于利者以民言之則不可無也

問孟子仁義之言亦有所受歟　對曰按史記云初孟子師子思時嘗問牧民之道於子思何者為先子思曰先利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民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由此推之則知孟子仁義之言有自來矣蓋孟子之所言者仁義之利也而惠王之所問者富強之利也

問人之所以為性者有五而孟子獨舉仁義言之何也　劉曰按朱子云天地所以生物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之性言之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矣以健順五常之性言之而健順配陰陽五常配五行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矣又云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蓋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維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

問以義則對於利而又言仁何也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孟子本是分義利對言然必曰仁者非仁做不得義出也

問論語之為仁而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之仁而集註先言心之德何也　對曰愛之理以仁之用而言心之德以仁之體而言論語言孝弟之至情故由用以達體孟子明仁義之大道故由體以該用而集註交互言之蓋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故集註立言至精密如此矣按疊山謝氏云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之孟子仁人心也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語註先言愛而孟子註先言心直得孔孟之要旨也

問仁者心之德是可包四者之德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歟

對曰按朱子云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事

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楊子言義以宜之韓子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之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相似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也

問仁兼義言者是言其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歟　對曰按朱子云仁對義爲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問孟子言仁義亦可分體用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仁專言之則包四德孟子與義對言則仁體而義用孟子是專主於義而言蓋無仁之本則不能行義然仁義又各有體用朱子訓詁皆兼體用說之然仁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

固全說體變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變為用而理則體也朱子又推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間之物體靜用動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

問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本註云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旨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然亦可得聞其一二章之詳歟　對曰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然後結之熟讀自可見如後章與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皆如此矣此後當以此法觀之而不必一一提掇也

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之亦與亦有仁義之亦其訓釋同歟異歟　對曰愚聞於伯父雲泉嘗云前亦字當訓為必後亦字當訓為且以此推之微有不同矣

問苟為後義之苟字亦何訓釋也　對曰愚聞伯父云苟字當

訓為君考之本註君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可諸矣

問本註言畿內何也　對曰天子所都寰內邦畿之地也

問采菜音地何謂也　對曰按鶴齋王氏云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謂俸祿米所收之地也

問出車千乘之說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朱子云車乘之說
據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况孟子當時
亦只是大槩言之凡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
不必大段費力考究如馬氏言八百家出車一乘是則千乘
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當春秋戰國之時皆號千乘
之國按項氏安世云舊說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九
七十五人除五長上聲外大率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
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

是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皆自然無所齟齬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

問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何謂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以制地定法而言之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而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而得百乘故謂之十分而取其一分亦不為不多矣

問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莫是解不奪不饜歟　對曰固是按慶源輔氏云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弒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

問此章首末兼言仁義而中單言義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仁有溫和慈愛之意義有斷制裁割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蓋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

言義者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矣

問集註言仁義未嘗不利何也　對曰按新安程氏云仁義乃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而不得其所者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正謂此爾

問自親戴於己何也　對曰親依也戴歸也言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然依歸於己也按慶源輔氏云仁義之心之固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

問此以仁施於親而以義施於君何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

人性有五而仁義為先人倫有五而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歟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

問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歟　對曰按新安倪氏云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是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是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有自然之利乎

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何謂歟　對曰

按新安程氏云根者如草木之根於地也曰固有者又見其非可移彼以植此氣聚乎此則理命乎此未有此氣而先有此理也人人具足物物圓成故曰天理之公也

問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亦何謂歟　對曰按慶源輔氏云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詖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

問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何謂也　對曰此發明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意即順理則裕矣蓋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也

問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何謂也　對曰此發明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之意即從欲惟危矣蓋徇人欲者

有所爲而爲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怨

害已隨之也

問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何也　對曰毫釐之差乃公私之閒而始則近矣千里之謬乃治亂之幾而終則遠矣

問造端託始者何也　對曰造作也端緖也託寄也始首也此孟子之書所以造作其仁義之端緖而託寄於七篇之首也

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於何歟　對曰按覺軒蔡氏云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曰利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

問集註之言眞深切歟　對曰集註之辭其意精深其語簡嚴渾然猶經至深切矣按雲峯胡氏云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氏之說言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處

問義理須知利字爲對義字明得利字便自無紛爭之害蓋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循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也

問孟子有功於聖門莫只在於仁義之說歟 對曰固是按仁山金氏云自周衰以至戰國之世惟知利之一字故紛亂至此孟子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首雖掃除此一字方可說其他事理孟子功不在禹下者即此類也但所以行仁義之事惜惠王不能再問下諸章詳之

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 對曰按朱子云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

問何以謂之太史公也 對曰按索隱註記云司馬名談爲太史令其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時

門人熊問今屬山西平陽府絳州絳縣熊谷水是也

問讀孟子書首章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然此為七篇之首章而言至何也　對曰此至字非至到之至乃至及之至也

問程子言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莫是仁義中有利歟　對曰然按慶源輔氏云利者民生所不可無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也

問龜山楊氏云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而利莫大於此歟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纔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

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箇仁義更無别物事義是事事要
合宜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
阻也按東陽許氏云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
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絶利己之心然後可行
利物之事然利物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則
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問程子言拔本塞源（此四字出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而救其弊者何謂也
對曰利譬木必拔其本木之根本使之則不復生利譬水必塞
其水之源流使之則不復流曰本曰源皆指其利心而言利
心若既拔塞其本源則弒奪之禍息而治道行也孟子之書
首格君心之非掃去利之一字真嚴切矣
問程子言拔本塞源朱子言造端託始何歟　對曰所論雖殊
其理則一拔本塞源者所以救夫當時流弊之極也造端託

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也

問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嚴

新安陳氏云何必曰利所以遏人欲也亦有仁義而已矣所以存天理也自此以後辯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其章旨者

○愚按聖賢著書立言所以垂世立教而孟子於七篇之中嚴義利之辨者所以謹治亂之幾於心術之初且仁義之利出於自然求利之害乃其必然故程子所謂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乃公天下之心也蓋堯舜之禪授非要名也成治道也湯武之放伐非求利也成治道也孔孟之辨王伯非私毀譽也明治道也達而成治道窮而明治道無非公天下之心也況義利之辨爲治亂之關者乎

自此章以下每篇諸章只爲通篇內不及重出

問梁惠王沼上之樂與齊宣王雪宮之樂所問若同而孟子答之

何以異歟　對曰惠王之觀沼與宣王方其顧鴻鴈麋鹿之時蓋有矜誇之意而宣王則疑賢者之不肯有此樂爲愈矣故孟子之對惠王告之以獨樂而不得其樂亦言夏桀之事所以警其驕情也而對宣王則陳義以擴其心志所以引而進之也然大意皆言當與民同樂而已

問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之加字何訓釋歟　對曰加者猶甚也惠王言鄰近國君之人民不聞有怨其君而他適者戶數亦不至於甚少以我寡德之人之民不見有近悅而遠來者戶數分外至於甚多何也蓋惠王發此以問於孟子意欲歸罪於歲矣

問犁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亦何訓釋歟　對曰愚聞諸師友所解不一　惟閻伯父嘗云其子弟是指鄰國之民其父母是指鄰國之君也而言信實誠能行此

上文五者之政而使天下無不悅之則鄰近邦國之人民百姓皆仰望之吾君若似赤子之慕於父母一般矣言能行王政之國君統率其鄰國之子弟而攻伐其鄰國暴虐之父母以歸於我國王政之主矣蓋率子弟而攻父母者自從上古有生人民以來至於今未有能以此救濟者也本經此二句乃撫今思古之嘆非實無也觀下文之意可見矣果能如此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自然無敵敵於天下凡無敵於天下者乃奉行天命謂之天吏發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乃天吏云乎哉且吾君既為天吏而無敵於天下然而如此而不能王治天下者自昔未之有此理蓋為天吏者以其有天德也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也此所釋一段辭意義理尤為貫備

問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既為暴虐何以謂之父母乎對

曰此孟子以兩國之君譬喻之雖有一能行王政一不能行王政豈有君之稱君而爲暴虐乎如孟子所謂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亦稱父母矣况此段以子弟對父母言之則可知爲鄰國之父母又奚疑哉

問昔者先聖沒門人以有子之言行氣象類聖人欲以所事聖人之禮事之然不知有子之所學果何如也 對曰按慈溪黃氏云背子以聖人非有子可繼而止之且夫子聖人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宜非有子之所可繼而非故貶有子也然有子雖不足以比聖人而聖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及有子可知矣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詔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子也當時祭酒爲臺官詆有子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聖人未嘗深許子張識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子者而子張之未能如有子之昭昭矣况子張有靈固願有子恐不

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之喻蓋冒乎其堊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可擬之故也

問夷子不來之來字觀吳氏程云言不必來似孟子止夷子之辭其釋如何　對曰其說亦好但以如此解之細玩必字誠爲孟子有止拒夷子之辭焉閻伯父嘗訓此一段而言有治墨翟之道者姓夷名之因孟子之門人姓徐名辟者而來求見於孟子孟子乃謂徐辟之言曰吾實固所願欲見於夷子矣但今吾尚有疾病若待吾疾病而愈好之時我且自往去而見於夷子於是徐辟以其師孟子之言告於夷子而夷子不來見矣此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擬此所釋似更寬平而無止拒且接下文他日又求見之意理尤相貫況聖賢豈有拒人來見之乎

問孟子距楊墨及夷之來見則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何也　對

曰闢異端使知彼說之為邪而正其害道之非見夷之使知正道之可反而啓其遷善之機故曰歸斯受之而已況孟子豈塞其向道之念哉宜乎夷之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然仁固是道不仁亦可謂之道乎　對曰有仁之道有不仁之道按朱子云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疑之有按慶源輔氏云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問孟子嘗謂夫道一而已矣而又曰道二何也　對曰道二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所謂夫道一而已矣

問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鄭以下多春秋時詩而曰詩亡何也　對曰詩亡謂周室東遷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

者之詩亡矣聖人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
以繼雅也

問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制而與周禮不同何也　對曰按慈
溪黃氏云集註謂與周禮王制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
也然孟子生於周之末其詳已不得聞漢文帝時始作王制
果何為而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
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
詳也

問盡心篇末章是孟子叙道統之傳歟　對曰固是自昔聖賢
以來相承有功於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自任之剛毅皆
自此來昌黎韓子得此而作原道伊川程子明此而作明道
序矣

問夫子乃生知之聖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而曰聞而知

之何也　對曰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
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必以前聖為師如子思所謂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是聖人聞而知之矣
問道統之敘至孟子而始著歟　對曰急中行之道惟聖者能
之故雖顏子具體而其學猶無傳蓋道統之傳者必在於剛
毅有立如曾子子思三傳而至於孟子遂能尊先聖而闢楊
墨明正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於萬世嗚呼至矣盛哉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敞軒　黎清　謄正

中庸總論訂疑

問中庸章句序何謂也　對曰中庸者子思所作之書名謂之中者是天地陰陽之正理而人得之以為心也而謂之庸者是亘古今不易之平常也章句者朱子定中庸之旨以其義之斷者列為一章辭之斷者分為一句而釋之序者猶端緒也所以序次中庸者作之端緒及前後聖賢之傳受而冠其一書之首云

問子思作是書始終莫是說中庸乎　對曰然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故聖人傳受之以為心法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於吾夫子其傳幾泯焉故子思子憂道學

之矣其傳之真而作也

問中庸何以知爲子思作歟　對曰他無可考據惟按闕里譜系及孔叢子等書皆云子思適宋作中庸四十九篇今所有者三十三章以授孟子常教諸徒數百人以此推之必是子思所作無疑矣

問子思作中庸在於周之何年　對曰按三山陳氏云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即魯穆公之元年魯尊子思乃子思作中庸之年也

問庸字於六經中亦有説歟　對曰書經庸字多訓用或訓功惟夫子繫易之辭如庸言庸行卻訓常也

問子思何以作是書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夫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説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而憂異端之得

以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而作中庸矣

問序既曰道學而又曰道統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之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之至吾夫子之時他無聖人在位則道統自在吾夫子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矣

問繼天立極何謂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準故繼續上天之道而下為人立法矣

問道統二字見於何書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只見於朱子中庸序而提起說得如此端的雖韓昌黎畧及之亦只是虛貲文而已蓋傳之一字乃中庸一序之骨子矣而三代道統只在後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一向東淀若吾夫子則雖

不得其位以後而世變日降道統在下自此叙先聖之門一派道統之傳也

問論語堯曰咨爾舜至天祿永終莫正是堯之心法傳於舜歟

對曰固是按黄氏以為舜典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此正傳心之要法也

問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中只是一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教盡至胡氏云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

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矣愈見堯之所以為聖乘兩况中無定體倘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云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之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問虛靈知覺何謂也　對曰按勿齋程氏云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格菴趙氏云知者是識其所當然覺者是悟其所以然也

問人心道心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也

問形氣是耳目口鼻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歟　對曰按朱子云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燠（按北溪陳氏云燠即暖也此[illegible]燠）

禮記內則所謂問衣燠寒之燠字同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狥之耳又云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他不得但要以道心為主

問形氣與道心如何　對曰按西山蔡氏云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運之則雖入於波濤亦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物乃形氣而則乃理也按東陽許氏云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矣

問前言虛靈知覺此單言知覺者何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前言虛靈知覺總以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而言也體用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謂

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也

問危微二者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若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

問微而言妙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微只是隱微之微故難見今添妙字是襯貼微字說也

問上智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身軀上發出來底故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飲食男女之類是也故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辭讓之類是也

問前言形氣之私此但言形前言性命之正此但言性何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上文曰形氣之私此但曰形蓋氣在天而人得之以成形故言形而不必言氣也上文曰性命之正

此但曰性蓋命在天而人稟之以成性故言性而不必言命
此又云氣以成形是之謂人而理亦賦焉是之謂道蓋非人
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
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
之得其正道心也故朱子云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而發
之有危微者實非有兩心也

問危者愈危微者愈微何也　對曰此言人心之危則愈危而
流於惡矣道心之微則愈微而幾於無矣按朱子云人心之
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

問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想到此只全是人心之危
故朱子拈把公字與私字而對說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
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
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

理之公對　說私字方見不好耳

問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是是如新安陳氏所謂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感動之蹶　對曰固是如此按朱子云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又云惟精是要揀得精惟一是要常守得今人固有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牽引從人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按陳氏云本心之正便是道心按雲峯胡氏云孟子言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混雜於方寸之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二句出伊川十八歲時作顏子好學論內真指其未發之本體而言靜指其初未感物之時而言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也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

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按東陽許氏云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辨別衆理明至善審擇後可精其動處也私字是就形氣上來善觀見此形氣而成人則此人為一人之私故必欲得於外以濟乎己所以易流於欲下當與公字對却用正字者謂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正則公意自在其中而正字於己最切

問人心可以無否　對曰按朱子云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節制方可如此人心皆道心也

問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臨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脩慎歟　對曰固是如此按朱子云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　故曰惟聖罔念作

往又云精是別此一者一是守之固也須子擇守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而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

問危者安微者著何謂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人心本危能收歛入來則危者安矣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矣蓋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經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按朱子云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

問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何謂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中之一字是聖聖相傳之道豈有加於此也精一二字是聖聖相傳之學亦豈有加於此也

問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如何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此學字

是總前道學字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
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
耳則子思所憂言專指夫子之教哉
問夫子之功賢於堯舜何所徵驗　對曰孟子述宰我之言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按慶源輔氏云當時若無夫子
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推之則可知矣按雲峯胡氏云末
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
終發之則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
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
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始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
堯舜可知矣
問夫子以前傳道統者如何夫子以後傳道統者如何　對曰
按雲峯胡氏云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

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
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

問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亦有所據歟　對曰按新安陳氏
云博文與擇乎中庸是顏子之精也約禮與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勿失是顏子之一也格物致知是曾子之精也誠意
正心是曾子之一也

問天命率性何以謂之道心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上文言
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
謂也按雲峯胡氏云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
已發時此心合乎理也

問擇善固執何以謂之精一也　對曰按朱子云擇善即惟精
固執即惟一

問君子時中何以誠之執中也　對曰按朱子云時中是無過不及之中執中亦然按雲峯胡氏云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乃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乃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也按東陽許氏云天命即道也能率性即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也固執者守之一也時中者即中也惟君子為能兼之

問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奧深也）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何謂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其綱維盡言其蘊奧此可見其憂之深言之切慮之遠說之詳也

問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二字真字相前接道來統於孟子七篇而之書何處見之　對曰按格庵趙氏云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是原於天命之性也

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即致和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及明善誠身之言其義実本出於中庸所以推明是書所從來以見其淵源之所自也

問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何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審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顔子擇中庸便是精也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則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也

問異端何以則弥其也近理而大亂真真指正學而言歟　對曰按朱子云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弥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按陳氏云弥近理而大亂真是言

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他

問上言異端下言老佛何也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異端至多如楊朱墨翟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也為其弥近理所以大亂吾聖道之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他所亂非如百家之浅近而易見也然而老子之道德非吾聖賢所言之道德佛氏之心性非吾聖賢所指之心性固亦不難辨也尚無中庸之書則吾道反晦而不明學者莫知其所從又焉得而辨之乎

問老佛異端之道如何　對曰朱子嘗謂門人有言老佛之道不待深辨而自明他廢了三綱五常之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問朱子謂程子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而不言統者何也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朱子於孟子言一統字於二程改一緒字即斯道之統緒故少遜以承之是謂法度之文蓋程子乃本朝人也

問上既言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而下復言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嘗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故如此云

問要領者何謂也　對曰指要綱領乃是總會之處也

問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何如　對曰按東陽許氏云章句集畧或問三書既出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節節之解而脉絡都相貫穿詳畧之文云中庸一書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者謂綱維細者謂

蘊與諸說之同異以下專言或問按古遺韓氏云讀大學而不知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浅始終至為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也讀中庸而不知其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也

問支分節解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魯齋王氏嘗聞朱子云是書當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之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其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而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朱子又云中庸當分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

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此所謂支分節解脈絡並可見矣

問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懼慎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分屬索隱行怪不能半途而廢之類餘可以類推之其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為一篇之樞紐智仁勇為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四支言其畧發為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乃兼費隱包大小二十章乃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

問而九諸說之同異得失可得聞歟　對曰朱子會集諸儒同

異得失之言備載論辨於或問中矣

問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何也　對曰此朱子之謙辭然雖謙辭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其辭之謙者矣

問行遠升高即中庸行遠必自邇升高必自卑之意歟　對曰固是朱子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其辭意尤切按雲峯胡氏云中庸一書言天理處雖若至高至遠中間說人事未嘗不自下升高自邇行遠之工夫故朱子序以為行遠升高之一助也

問中庸序亦當分為幾節歟　對曰按天台吳氏云中庸序當分作三大節看自序首至於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為第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承三聖授受之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為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

而子思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自自是以來至於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爲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攙失其真而更互演推繹撰作爲此書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真一書精要尤在於此自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至於序末爲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焉

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朱子乃合而言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而釋中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

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行之用而言）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有所偏倚也（按新安陳氏云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以見其非截然二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体用此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又云未發之中是体已發之中是用（按格菴趙氏云未發之中

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無過不及字乃發出來此事會

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矣

問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朱子以為平常何也　對曰

按朱子云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暫

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

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

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譬之飲食五穀是常得自不可易若珍異是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令也哉久乎按北溪陳氏云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世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又、勿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詭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惟一意看

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按新安陳氏云及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為對君子中庸小人而無忌憚者是反中庸也　其曰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又以見盍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

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

問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茍且之云乎　對曰按朱子云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遠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汚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又云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為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也

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是常事如伊川所說經權字合當權處便即是經也

問子思既以中庸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何也　對曰按朱子

云名篇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又云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云專指未發之中乃古人所謂言之精微者）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又云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故廣平游氏云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按北溪陳氏云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朱子必合內外而言之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

問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何謂也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不偏不倚是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是時中之中

以事論者中之用也按雲峯胡氏云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
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然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之
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而言以釋名篇之義又云不
偏不倚本程子之意無過不及本呂氏之意故朱子合而言
之矣按鄱陽朱氏云未發之中即湯誥所謂上帝降衷劉子
所謂天地之中也時中之中即三聖相傳之執中也

問平常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
按北溪陳氏云朱子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
只是這中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平常之道理平
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
然見之便是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惟
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

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不易之義自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只可供一時之美終不可以為常若常常用之必生厭心矣按東陽許氏云中庸德行之至極夫子嘗言之故子思取之以為名篇按吳氏程云書以中名首三句便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乃在中之中也道者無過不及乃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道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折以為平常之理也

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敢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緊要在正字定字上正字是不偏定字應不易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按東陽許氏云程子言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本然之體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之用又云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詁正道定理是釋中庸之義矣

問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何謂也 對曰

按朱子云始言一理指天命之謂性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誠爲天下國家有九經達道達德之類及祭祀鬼神許多事末復合爲一理猶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皆是實學也按雲峯胡氏云中庸全體大用之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是寂然不動天下之事心之體也此書乃孔門傳授之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按東陽許氏云始言一理者首章是也約而言之首三句是也又約而言之天命之謂性一句是也末復合爲一理者末章是也約而言之不顯惟德以下是也

究其極而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是也按古遺韓氏云始言一理無極而太極萬物體統一太極也中散爲萬事一物一太極也末復合爲一理太極本無極也　愚按中庸一書之義淵源之論出於朱子之序始終大要盡於程子此百餘言矣蓋正道卽所謂大本也定理卽所謂達道也傳授心法卽所謂人心道心也放之則彌六合卽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焉卷之則退藏於密卽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意味眞無窮盡皆實理之學也

問天命之謂性何也　對曰此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而人受之以爲性也是故以一本於天言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元亨利貞是也然天非元亨利貞則不能行乎四時而分陰陽五行以生萬物矣以皆備於我言受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仁義禮智是也然人非仁義禮智則不能充乎四

端而配健順五常以制萬事矣故在上天謂之命在人物謂之性然性與命亦非二物實天人之一理而特殊其名以別耳蓋在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也按北溪陳氏云性命只是一箇道理若不分看則不分曉若不合看則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矣

問率性之謂道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如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各有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生[illegible]道之

全體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言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也按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蜂蟻之君臣義也按宋齊丘化書云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堁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虫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也豺獺之報本礼也按礼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冰獺乃祭魚雎鳩之有別智也按詩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然草木亦有知覺否 對曰按朱子云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

便枯悴若謂之無知覺可乎昔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也按永嘉陳氏云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換便是率性處矣

問修道之謂教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盖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

私意人欲或生其閒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其人欲）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此以下正訓釋修道之謂教）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衰至於緦麻之類）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如禮有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矣）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如周禮大司徒教民以睦婣任恤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矣）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明矣夫如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遂其

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敎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及穿牛鼻絡馬首之類是矣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與裁同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脇曰天地交泰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者因其氣形之全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時勢之所宜而贊助其所不及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按陳氏云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乖戾而失其本然也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為之品節而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為天下後世法使萬世皆得以遵行是謂之教也

問子思以是三言之名義而著於篇首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雖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以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寂

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以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虛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謂率性之道)而去其所本無(謂利欲之間)背(音佩)其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虛無)而從其所甚易(去声謂吾道之教本乎日用常行)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謂致知之事)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謂力行之事)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又云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着這一箇物性也按西山真氏云朱子

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其真妄是非不待辨而明矣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亦有約說歟　對曰按朱子云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即天命之謂性也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即率性之謂道也按格菴趙氏云天之賦與者周流而不已斯謂之命也人之稟受者該全而不偏斯謂之性也

問天道與天命如何　對曰以天道言之元亨利貞天之性也生長收藏天之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天之心也以天命言之仁義禮智人之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人之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按程子云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此謂也又云言天之

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云天地
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問首章性教與二十一章性教同與異歟　對曰首章言性者
人物所同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教者聖人品節人物所當行
之道以為法於天下也後章言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也
教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也蓋首章性教合人與物而言之
是舉其體統以發後章性教別聖與賢而言之是序其品第也
舉其體統以見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序其品第以見
天道人道之所以分此朱子所謂畧有不同矣然天之所賦
而人得之以生之理聖人則全其所賦而有之
聖人品節人物所當行之道賢者則遵其所品
節之教而修之此朱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問性道教三句體用何所分也　對曰按魯齋王氏云此書皆

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章句人之所以為人朱子特以人字換性字最有力蓋前性字是兼人物說此下只說人不說物故也

問首三句之旨大意如何　對曰天命之性是從本原上說率性之道是就本原中分別條理修道之教是聖人就條理中裁制以教人蓋性道教三者為中庸一書之綱領矣故朱子章云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萬化之大根本皆從此出學者若能體察方見得聖人教人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中流出不假他求而用力也

問命朱子釋之猶令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命者如朝廷差除又云命者猶誥勑也按北溪陳氏云命者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

那物又生那物便似分付命令與他一般也

問不曰命即令而曰猶令是則命與令亦有微說歟　對曰考諸先儒雖未有明言按愚推之在天謂之命付與人物謂之令如王言如絲因天之命其出如綸即天之令然命者天道之渾然令者天道之粲然是故命之與令亦猶道之與理蓋令自命中之所出而理亦自道中之所分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中之條目所以朱子不曰即令而曰猶令可見其意之深切矣

問天道之渾然粲然何謂歟　對曰渾然者元亨利貞是也粲然者生長收藏是也渾然則不可見而粲然則可見矣

問天固是上天之天要評之即理是也然不知何而命於人物歟　對曰按北溪陳氏云蓋藉乎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然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便是上天

命令之也又云本只是一氣分來便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不止是氣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命即流行而付與於萬物焉

問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歟　對曰按朱子云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面在人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按北溪陳氏云性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謂理是在我所獨有之謂故以理釋性也

問子思孟子之言性同歟異歟　對曰按章句所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兼本原稟賦論之若不兼言則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蓋以本原言之即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子思所謂是也以稟賦言之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孟子所謂是也以氣言則人物所稟不同

以理言則天命所賦不異故性品則一而氣品有三章句所謂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是也故程子云論性不論氣則不備論氣不論性則不明至哉言矣

問性品則一而氣品有三何也　對曰性品則一仁義禮智是也氣品有三上中下是也蓋上品清明之氣無物欲之累性分所有非有增益則為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是也中品清明之氣未為純全不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篤信力行可為聖人如顏曾閔冉是也下品昏濁之氣又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自暴自棄則為愚不肖如丹朱商均是也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本無二也

問天命與氣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天命之與氣亦相衮同纔有天命便有此氣而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

故天命之性本末未嘗有偏但人之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又云天命之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而言是專言理矣又云自天所賦與萬物而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禀受於天而言之謂之性也

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歟　對曰按朱子云五行乃五常健順乃陰陽既有陰陽須添健順二字始得蓋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自此以後辨論體段）

問上文以性道教三者之並言而此獨言道何也　對曰上文性道教之三言為一書之綱領蓋性為道之體教為道之用故子思於此獨提一道字以該性教而發明中庸一書之大義後章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由此而發矣

問此段如何為靜時之涵養　對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是[illegible]

時之涵養也

問不睹不聞此是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然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着落　對曰不睹不聞此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當其未發之時此心之體已具萬用而戒慎恐懼者只是常常照管持守而已所謂常惺惺法也

問上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而此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　對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靜時涵養緊切工夫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動時省察緊切工夫戒懼是釋須臾二字慎獨是釋隱微二字故朱子云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俱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以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是故與故字便見兩段工夫緊切之

勵矣

問此段如何爲動時之省察　對曰既感物時便有人欲是動時之省察只看两段存天理之本然與遏人欲之將萌便見章句深切勵

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　對曰喜怒哀樂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形象可見及其既發則見有中節與不中節而惟中節則爲和譬如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不得謂之和矣

問中爲性之德和爲情之德蓋心乃一身之主宰爲天人之感而不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是一箇字毋故性情皆從心中發見也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　對曰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即能盡天地位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即能盡萬物育能盡此二者則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由我而立也

問章句約之精之何謂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新安陳氏云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

問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何謂也　對曰吾之心正即天君泰然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即四體舒悅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聖學問之極功初非有待於性情之外也

問費隱之說何也　對曰道之體用猶木之有本根與枝葉也非本根則枝葉無自而生非枝葉則本根無自而見著枝葉之生於外者費也本根之藏於內者隱也故道之在於天下亦然以其在人者而言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用之費也仁義禮智體之隱也以其在天者而言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用之費也元亨利貞體之隱也率性之道隱即天命之

性矣

問程子之教人先大學而後論孟又自不及乎中庸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大學之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大學之書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大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於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

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於大本經論然後經
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
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
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
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二

後學 臨川 翘軒 黎温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附録朱子讀小學四書法末

兼論以讀諸經而及於傳註

朱子曰程子云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矣

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那箇是做人底樣子

又曰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録詳之

又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

得漸長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又曰古之人於小學自能食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三分了如大學只出治光彩而今都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腳根做去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當據現在劄住硬在做去

又曰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敬爲之說焉

又曰程子云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
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又曰古之教者有小學有大學其道則一而已小學是事如事
君事父兄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便就上面講究委曲
所以事君事親等事是如何

又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
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

又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自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點
化出些精采

又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
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
理格物致知之工夫而今自少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
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

了却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
用乎其御如禮樂射與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
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干
自家已身甚事

又曰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子但
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大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
許多知見

又曰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
制之則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
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使
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
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尚
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

又曰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講量之事也大抵聖賢開示後人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又曰小學之道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又曰知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

又曰陸子壽嘗言古者教小兒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洒掃應對進退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也

又曰小學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

或問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柰何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為萬事之根本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為

始則知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又問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朱子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或問大學首云明德卻不曾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否朱子曰然自小學不傳程子卻是撰補一敬字

或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一敬字然

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是放下這敬字不得如堯舜也只是始終一箇敬

或問今看大學如小學中有未曉處亦要理會朱子曰相兼看亦不妨學者於文爲制度不可存終理會不得之心須立箇大規模都要理會得至於其明暗則係乎人之才如何耳

或問某自幼既失小學之序矣請授大學何如朱子曰授大學也須先看小學書只消旬日工夫

或問明倫篇首內則云子事父母本註云孫事祖父母同蓋諸父諸母親同服同而不及之者何哉朱子曰諸父異宮非可以徧詣而定省之耳若果如此則將有不得專事乎父母矣此愛敬之等差也

或問九容九思如何朱子曰即此是涵養本原若這裏不是涵養更將甚物涵養

或問嘉言篇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不知何以得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矣

李周翰請教學嘆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朱子曰這須是自見得其所編小學公宜仔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也有今人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小涵養好了所以因說至善

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陳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傍朱子曰爾昨夜說手容恭今日却如此才卿赧然急以手𢱢衣於前曰忘了先生之教朱子曰急己之學安有忘耶向徐節孝初見胡安定既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游倂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朱子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游倪曰若愛敬與其爲一自無難行朱子曰此便是愛敬底尺度須要把去量度方是見得那愛敬處

陳安卿問小學善行篇實明倫似少朋友條何也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爾又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何不編入小學朱子曰似此漏落固多

右論讀小學凡三十二條

朱子曰大學語孟中庸四書道理粲然果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只怕人不下工夫若果看此書透徹他書可一見而決矣其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右首一條總論讀四書之法

朱子曰龜山云大學一書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

令初學者讀之

又曰大學一書是箇治國平天下腔子却將語孟六經填殺他實故曰致知格物以明辨之正心誠意以篤行之中庸一書自誠而明天道也聖人之道也自明而誠自强不息以體天也終日孳孳以學聖人也俱有等級不可躐等故大學爲四代知行之學自格致誠正以造於絜矩之平經世之綱領也中庸爲三聖傳心之學自戒懼謹獨以造於聲臭之無希天之大業也

又曰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須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

又曰人只說某解大學不畧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畧亦不解致思

他若肯向這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復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

又曰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

凡讀書初一項須着十分工夫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

第三須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然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胷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中庸章句改定處甚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或問更自思索為嘉也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朱子曰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又被這箇生出疑

又曰大學修改甚多三四十年日夜工夫不肯輕下皆有深意寓乎其間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去格物後須教他實着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又曰讀大學豈在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知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事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又曰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看大學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顔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只統說以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脩

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致却先須格物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説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子之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温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好却不是道理觧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

又曰讀大學初間也只是如此讀後來也只是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得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

又曰看大學俟見大旨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

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必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曉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而今有解註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

又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接現成底熟就裏面沉潛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或問大學中庸之別如何朱子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之工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是中庸首說到聖而不可知之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

又曰大學是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

又曰大學中庸一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上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也

又曰大學章句次序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爾

又曰大學中庸約其旨以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

又明實數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懷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

又曰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

或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大學是為學綱目先讀大學已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

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之事此是誠意正心之事此是脩身之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又曰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躰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語孟朱子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能讀此書功深則傳矣

又曰大學之中不言性故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之中不言心故某於序言心詳焉

又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之極處

又曰程子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頼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又曰讀四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聖人之微妙

右論讀大學凡三十七條

朱子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閑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一章或千百言反復辨論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絜徐讀而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

又曰語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仔細玩味以身體

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

又曰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説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中言語須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

又曰二書若要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只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

又曰讀語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

又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切不以為然看來亦只是如此蓋論語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孟肚裏穿過孔孟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孟

又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語

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大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論孟之言旨意精密真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又曰論語一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孟子一書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操存涵養所以制乎外也體驗擴充所以反乎內也內外交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進脩之道於是乎得矣

又曰讀論語須要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聖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乎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皋陶伊尹而不仁者遠矣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有疑

又曰論語讀著教人意思無窮今日讀得此意思若明日讀又更長得此意思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朱子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只是一理須是看得透徹其他道理皆通也

又曰書以熟讀然後意義可見如語孟所載凡修身治人之道悉備矣切己者謂實體之於身心而見於行也若作一場話說則入耳出口亦虛言而已須是熟讀玩味以身體之則有益矣

又曰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又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子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敎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

書無限道理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說實說盡
無限言語方說得出來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
又曰孔子之言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之言大槩
須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
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
又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
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若不是自己下
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所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孟
子死不得其傳焉
又曰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教人較費力孟子教人必要充廣
孔子教人便有下手處
又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此二
書便翻繹得許多文字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

一面做時這箇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熟讀得論孟
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纔動便見
又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之說皆
是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
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
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或問看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
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人欲之妄朱子曰
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毫不
盡也
或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爲要朱子曰須要將一
部論語粗粗細細都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

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集
辭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咀嚼過
或問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朱子曰不然且如論語
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
可謂甚切
又曰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着力去看緊要底便
是揀擇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甚多矣聖賢
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
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
礙處
又曰人說只將語孟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
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爾
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塞滯豈復有優游厭飫

貫通浹洽之意矣

又曰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之類皆是要体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

或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

朱子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又曰聖賢所說道理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如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

又曰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凡事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

又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故讀雖多何益於身

又曰讀論語且熟讀學而第一篇若明得這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又曰學而篇中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如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今

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又曰延平有云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弟子所記孔子之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又曰程子云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又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
又曰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如說燕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或問鄉黨一篇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何也朱子曰君子即

孔子矣

又問何不便直說孔子朱子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問辯君子蓋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又曰述而一篇亦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右論讀語孟凡四十條

朱子曰中庸一書其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

又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愼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所以用力之方蓋必戒謹恐懼愼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妙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南軒云中庸一書聖道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

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至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又曰程子云始言一理指天命之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

又曰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智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都是實

又曰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

又曰中庸前數說得甚多其間儘有差舛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

又曰中庸一書初學者未當理會

又曰讀中庸一書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等是大綱如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如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架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貫通

又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得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他所亂却不若仔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

又曰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衮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衮讀以章句仔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也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

爲子思作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

又曰中庸一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明首章之義

又曰中庸一書當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雜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反覆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

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心之始而推言之自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

又曰中庸之書其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脉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旨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其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故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而某亦以誠之一字為此書之樞紐其示人切矣

又曰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諸家說恐未必是

又曰中庸一書極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先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

又曰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

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

又曰讀四書之序須是着力去看大學又須着力去看論語又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熟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地看過不可揮了那易底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熟讀理會文義則可矣

又曰横渠云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書也

右論讀中庸凡二十條

朱子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發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作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爾

又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智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

賢言近而旨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飫饒足若以語言解者則意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蹇淺而有朽虛不足之意也

又曰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

又曰集註至于訓詁皆當仔細看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

或問集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朱子曰者字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云某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本無正訓但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者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

又曰集註中凡推說本章之正意及外之餘意或通論一章之

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

又曰其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

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改幾字所以横渠說命辭爲難又如訓詁一二字等有不必解者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畧

或問四書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來

又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若四書徒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

又曰程子所謂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

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間只說得自
已底那裏見聖人意
或問四書如何讀朱子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
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也
又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以四書為先一日只看一兩段莫
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
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四書尚不奈煩看
得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得如此長遠工夫耶
又曰程子每讀史逐行看過不遺一字或到一半便掩卷思量
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
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
者亦有不是敗者亦有是底 附此一條係讀史書法
又曰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

事物名件發明經旨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
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
一般非爲己之學也

又曰讀書工夫須是從大火中煅煉教他通紅鎔得成汁寫出
成錠却方好若是但從火面上炮熱此子全然生硬不屬自
家濟得甚事

又曰讀書須是逐句逐字要熟使其言互相發明事事窮到致
極處

又曰古語有云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

又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

又曰讀書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大疑則大進

又曰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研精覃思以究

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

又曰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讀之愈多其義愈著

又曰讀書之法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緊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者乎

或曰氣質稟於有生之初而云生出此好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廼自學問變化中來也

又曰學問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向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又曰涵養既成自然能變化舊習而生出一種好氣質也

又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處不可處哉

又曰程子所謂習覺意味深長此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

又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
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又曰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是
緊要字

又曰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諸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
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秤輕等重方敢寫
出

又曰四書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也不高些也不低些也添一
字不得也減一字不得果看得透徹存養純熟甚生氣質

又曰六經四書皆聖賢遺書是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
語孟中庸是聖賢爲人切要處惟大學一書說古人爲學大
要玩味此書却讀語孟中庸

又曰讀書不在多只要熟作文不在多只要好取友不在多只

要賢

又曰四書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又曰某所解四書和訓詁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亦不是草草看者且須仔細

又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看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說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之

又曰某少時讀書甚辛苦後來讀得却又較易做工夫

又曰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著落然後斷其是非是

底都抄出一兩字非底亦抄出雖未有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又曰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有若語孟之多

又曰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纔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巳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語孟中庸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亦不多

又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

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此穿鑿

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

又曰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借得一冊孟子文字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又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室危坐思量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又曰讀書初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到此方始是學方是有長進處

又曰讀書須是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所疑今若先尋討箇疑便不是了

又曰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又曰讀書不可只管苦思口讀則心同而義理自出

又曰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又曰讀書不可不敬敬便專精不去了心某之始學亦只是如此更無別法

又曰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當自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又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

着力處
又曰觀書先須熟讀使聖賢之言皆如出於吾之口繼之以精思使聖賢之意皆如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從觀傳取不若熟讀而精思之
又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則得聖人之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又曰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仔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處被人以先生長者目之更不去下問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
又曰程子有云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此伊川極力爲學者處
又曰橫渠云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

又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
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
每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註
又曰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
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
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
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
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
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
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
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
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

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後所謂夥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或問向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之却不知解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朱子曰解時却須正說始得若大𣪠小底又却是粗義自與古註不相背了

又曰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然後却看詩書禮樂蓋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又曰四書六經總計四十八萬三千二百有六字若日誦三百字四年半可畢資質稍鈍者日減其半亦不過九年而就學者可不勉之哉

又曰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未要去思量別章此是讀書之要法

見得別

又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巖其臨鳴呼味斯言也豈止讀易哉凡五經四書皆當如是也

又曰窮經對聖賢況學者潛心於道豈可以不敬乎

又曰靜坐端身沉潛玩味敬主於心自得其趣是謂學也

右統論讀四書集註與諸經傳史凡六十七條

朱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又送長子塾從學東萊而與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

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見之人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語言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謟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此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

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汝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切勿妄與人接如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可輙往大抵進學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不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且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又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

勞貴力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彼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勉勵不悉

又白鹿洞規之訓有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此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又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脩身之要也

又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處事之要也

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接物之要也

右七條　通計九二百有三條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十二終